桯史/卷12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桯史

◀上一卷

卷十二

下一卷▶

王盧溪送胡忠簡

胡忠簡銓既以乞斬秦檜，掇新州之禍，直聲振天壤。一時士大夫畏罪箝舌，莫敢與立談，獨王盧溪廷珪詩而送之，今二篇刊集中曰：「囊封初上九重關[1]，是日清都虎豹閑[2]。百辟動容觀奏牘，幾人回首愧朝班。名高北斗星辰上，身墮南州瘴海間[3]。豈待它年公議出，漢庭行召賈生還。」「大廈元非一木支，欲將獨力拄傾危。癡兒不了宮中事[4]，男子要爲天下奇。當日姦諛皆膽落，平生忠義只心知。端能飽喫新州飯，在處江山足護持。」於是有以聞於朝者，檜益怒，坐以謗訕，流夜郎，時年七十。既而檜死，盧溪因讀韓文公猛虎行，復作詩寓意曰；「夜讀文公猛虎詩，云何虎死忽悲啼。人生未省向來事，虎死方羞前所爲。昨日猶能食熊豹，今朝無計奈狐貍。我曾道汝不了事，喚作癡兒果是癡。」蓋復前説也。尋許自便。孝宗初政，召對寤合，詔曰：「王廷珪粹然耆儒，凜有直節，頃以言語文字，抵牾權臣，流落排根，殆踰二紀，召對便殿，敷奏詳華，可特改左承奉郎，除國子監主簿。」廷珪不留，乞崇道祠官去。乾道六年，再召對便殿，上又留之，不可，乃詔復祿以祝釐。後告老終於家，壽九十三。其再召也，廟堂欲予一子官，既而不果。識者謂以忠得壽，而澤不及嗣，天人報施，猶若少偏。時又有朝士陳剛中、三山寓公張仲宗，亦以作啓與詞爲餞而得罪，檜之怨忠簡，蓋流貤不少置也。

秦檜死報

秦檜擅權久，大誅殺以脅善類。末年，因趙忠簡之子汾以起獄，謀盡覆張忠獻、胡文定諸族，棘寺奏牘上矣。檜時已病，坐格天閣下，吏以牘進，欲落筆，手顫而汙，亟命易之，至再，竟不能字。其妻王在屏後搖手曰：「勿勞太師。」檜猶自力，竟仆於几，遂伏枕數日而卒。獄事大解，諸公僅得全。初，汾就逮，自分必死，然竟不知加以何罪，囑其家曰：「此行無全理。脫幸有恩言，當於饋食中實肉笑靨一，以爲信，毋忘！」既入獄，月餘無所問，直日施慘酷，求死不可得。一日正晝，實之暗屋，仰絣之，使視椽榱，偶見屋上一竅如錢，微有日影，須臾稍轉射壁上，有一反字。汾解意，亟承異謀[5]，遂得小梃，惟數晷以待盡。忽外致食于橐，滿其中皆笑靨，汾泣曰：「吾約以一，而今乃多如是，殆紿我。」既而獄吏皆來賀，卽日脫械出，則檜聲鐘給賻矣。忠獻是時居永，亦微聞當路意，汾旣繫，昕夕不自安，且念爲太夫人憂，不敢明言。忽外間報中都有人至，亟出視，一男子喘臥簷下，殆不能言。方吉凶叵測，衆環睨縮頸，忠獻素堅定，於是亦色動。有頃，掖之坐，稍灌以湯餌而甦，猶未出語，亶數指腰間，索之，得片紙。蓋故吏聞檜訃，走介星馳，至近郊，益奔程欲速，是以顚蹙。頃刻之間，堂序懽聲如雷。王盧溪在夜郎，郡守承風旨，待以囚隸，至不免旬呈。適郵筒至，張燕公堂以召之，盧溪怪前此未之有，不敢赴。邀者系踵，不得已，趨詣，罷燕之明日，始聞其事，守蓋先得之矣。故盧溪旣得自便之命，題詩壁間曰：「辰州更在武陵西，每望長安信息希。二十年興縉紳禍，一終朝失相公威。外人初説哥奴病，遠道俄聞逐客歸。當日弄權誰敢指，如今憶得姓依稀。」蓋志喜也。同時謝任伯之子景思伋，家在天台，爲郡守劉景所捕，旣至而改禮，王仲言揮麈録詳紀之，與夜郎守略同。是知檜稔惡得斃，爲善類之福不貲，要非幸災也。

呂東萊祭文

呂東萊祖謙居於婺，以講學唱諸儒，四方翕然歸之。陳同父蓋同郡，負才頡頏，亦遊其門，以兄事之。嘗於丈席間，時發警論，東萊不以爲然。旣而東萊死，同父以文祭之曰：「嗚呼！孔氏之家法，儒者世守之，得其粗而遺其精，則流而爲度數刑名。聖人之妙用，英豪竊聞之，徇其流而忘其源，則變而爲權譎縱橫。故孝悌忠信，常不足以趨天下之變，而材術辯智，常不足以定天下之經，在人道無一事之可少，而人心有萬變之難明，雖高明之洞見[6]，猶小智之自營，雖篤厚而守正，猶孤壘之易傾。蓋欲整兩漢而下，庶幾及見三代之英，豈曰自我，成之在兄，方夜半之劇論，嘆古來之未曾。講觀象之妙理，得應時之成能，謂人物之間出，非天意之徒生。兄獨疑其未通，我引數而力爭，豈其於無

事之時，而已懷厭世之情。俄遂嬰於末疾，喜未替於儀刑，何所遭之太慘，曾不假於餘齡。將博學多識，使人無自立之地，而本末具舉，雖天亦有所未平耶！兄嘗誦子皮之言曰『虎帥之聽[7]，孰敢違子，人之云亡，舉者莫勝。』假使有聖人之宏才，又將待幾年而後成，孰知夫一觴之慟，徒以拂千古之膺。伯牙之琴，已分其不可復鼓，而洞山之燈，忍使其遂無所承。眇方來之難恃，尚既往之有靈。」朱晦翁見之，大不契意，遺婺人書曰：「諸君子聚頭磕額，理會何事，乃至有此等怪論。」同父聞之不樂。它日，上書孝宗，其略曰：「今世之儒士，自謂得正心誠意之學者，皆風痺不知痛癢之人也。舉一世安於君父之大仇，而方且揚眉拱手以談性命，不知何者謂之性命乎？陛下接之而不任以事也，臣以是服陛下之仁。」意蓋以微風晦翁，而使之聞之，晦翁亦不訝也。此説得之蔡元思念成。

貓牛盜

余辛未歲官中都，居旌忠觀前。家素蓄一青色貓，善咋鼠，家人咸愛之。一日正午，出門卽逸去，購求竟不獲。又憶總角時，先夫人治家政，城南有別墅，一牯甚腯，爲人所盜，先夫人不欲擾其鄰，弗捕。旣而有言湖中民分肉不均，羣鬬而訟在邑，余時尚幼，家無紀綱，僕莫能弊，訟又弗問。從邑中自斷，後推其月日，乃同一夕，蓋遠在百里外，牛舉趾緩，迄不知何以致也。它日，余閒以問客，有能知閭里之姦者，爲余言內北和寧門，實有肆其間，號曰「鬻野味」，直廉而肉豐，市人所樂趨。其物則市之貓犬類也，夜　　犬負而趨，猶幸不遇人；若貓則皆晝攫。都人居淺隘，貓或嬉敖於外，一見不復可遁，每得之，卽持浸戶外防虞缸桶中，貓身濕輒舐，非甚乾不已，以故無鳴號者。有見而逐之，則必問以毛色，自袖出其尾，皆非是。傳聞其手中乃有十數尾，視其非者而出之，都人習尚不窮姦，雖知其盜，以爲它人家貓，則亦不問也。夜則皆入於和寧之肆，無遺育焉。牛嗜鹽，盜者持一鉤、一竿、一繩，竿通中，行則爲杖策，而匿鉤繩於腰間，見者固莫疑其聯。伺夜入欄，手鹽以飼牛，牛引舌，則鉤之。夙導繩通中，急趣其杪，牛負痛，欲觸則隔竿之長，欲鳴，則礙鉤之利。鉤者奔，牛亦奔，故雖數舍直一瞬耳。又它日，以質之捕吏之良者，道盜之智甚悉，所聞皆信然。嗟夫！盜亦人耳，使卽此心以喻於義，夫熟能禦哉。一有所移，而用止於是，觀者亦思所以用者而擇焉，斯可矣。

味諫軒

戎州有蔡次律者，家於近郊，山谷嘗過之。延以飲，有小軒極華潔，檻外植餘甘子數株，因乞名焉，題之曰「味諫」。後王子予以橄欖遺山谷，有詩曰：「方懷味諫軒中果，忽

見金盤橄欖來。想共餘甘有瓜葛，苦中眞味晚方回。」時蓋徽祖始登極，國論稍還，是以有此句云。

龍見赦書

金國熙宗亶皇統十年夏[8]，龍見御寨宮中，雷雨大至，破柱而去。亶大懼，以爲不祥，欲厭禳之。左右或以爲當肆赦，遂召當制學士張鈞視草。其中有「顧茲寡昧」及「眇予小子」之言，文成奏御，譯者不曉其退託謙沖之義，乃曰：「漢兒強知識，託文字以詈我主上耳！」亶驚問故，譯釋其義曰：「寡者，孤獨無親；昧者，不曉人事；眇爲瞎眼；小子爲小孩兒。」亶大怒，亟召鈞至，詰其説，未及對，以手劒撠其口，棘而醢之，竟不知譯之爲愚爲姦也。其年亶弑，亮於登寶位赦，暴其惡而及此。

丹稜巽巖

眉山秀出岷峨，蜀邑丹稜者，李文簡燾實家焉。邑有山曰龍鶴，文簡讀書其上，命曰巽巖，因以自號，士夫至今以爲稱。嘗自爲記曰：「子眞子三卜居，乃得此山，負東南，面西北[9]　，其位爲巽，爲乾。蓋處己非乾健無以立，應物非巽順無以行。易六十四卦，仲尼掇其九而三陳之，起乎履，止乎巽，此講學之序也。語曰：『可與共學，未可與適道；可與適道，未可與立；可與立，未可與權。』夫人各有所履，善惡分焉。惟能謙，可與共學，惟能復，可與適道。知所適而無以自立，則莫能久，故取諸常使久於其道，或損之，或益之。至於困而不改，若井未始隨邑而遷，則所以自立者成矣。雖然，吉凶禍福，橫發逆起，有不可知，將合於道，其惟權乎！然非巽則權亦不可行，學而至於巽，乃可與權，此聖賢事業也。」文簡字仁父，一字子眞，作記時，年二十四。

鄭少融遷除

孝宗在位久，益明習國家事，厲精政本，頗垂意骨鯁，以強本朝。淳熙六年，鄭少融丙初拜西掖，首疏官冗賞濫，力指時政之失。且謂卿監丞簿，事簡官備，舘職史官，至二十員，學官書局，各以十數，監司郡守，疊授三政，參議祠廟，歸正添差，養老將校，充滿外路。東宮徹章，舘閣進書，雜流廝役，例沾賞典，曰隨龍，曰應奉。開河修堰，並塲鬻賦，無時推恩，他司錢物，漕乞移用，尉不捕賊，詭奏有功，張大虛聲，橫被醲賞。累數百言，上覽而壯之。奎札付中書曰：「賞功遷職，不以濫予，鄭丙言是也。給舍遇書讀，宜隨事以聞。」於是廷臣始側目。既而少融益亶亶論事，敢於劘上，上亦忻

然納之，無忤。八年，遂兼夕拜東宮春坊。陳龜年女嫁巨室裴良珣，裴死于酒，兄良顯訴陳女利其富，死有冤事，下天府，語連龜年，尹不敢治，詔送大理，左右有爲之地者。詔漕司先審責良顯不實，反坐，狀始得行。少融駁奏曰：「願少存國法，爲子孫萬世計。」竟如初詔。韓子師以曾覿援，有起廢意，少融極口詆之曰：「是人仰累聖德。」後大臣或指二言之切爲賣直。上不聽，諭少融曰：「朕自喜給舍得人。」亟遷吏書以矯其讒。時王謙仲蘭丞宗正，進對曰：「今日不欺陛下，惟鄭丙，惜其愛莫助之耳。」上喜，亦遷監察御史。謙仲尤擊搏，不畏彊禦，馴致大用，獎直厲斷，蓋隱然有亨阿封卽墨之風焉。至今士夫間，猶能誦其獨立敢爲之實也。少融繼守數郡，治微尙嚴云。

沙世堅

乾道間，有歸正官曰沙世堅，素武勇，坐贓配隸靜江府。鄭少融爲廣西憲，命之捕盜，有功，稍復其官。慶元中，爲德安守，粗暴自如，酷不喜文吏。余鄉有晁仲式百辟者，世名家，爲安陸宰，實爲其僚。晁好飲而敢爲，初亦相得，久益厭，乃枘鑿不謀。世堅捕邑胥，羅致其罪，欲劾奏之，先對易外邑一尉，章垂上而病，稍自悔，尼不發檄。晁歸府，見之臥內，命妾以杯酒酌之，頗道初意之謬，謂人實浸潤，非我也。晁唯唯謝，因歷歷囑後事，且諉其與它僚同任責，旣而曰：「沙世堅，武人，性直，沒許多事，一句是一句，知縣不相怨否？」晁素滑稽，忽抑首微對，曰：「百辟豈敢怨太尉？但心裏有些忡忡地。」沙大怒，亟叱使去，力疾發郵筒，又旬而死。晁竟坐是不得調者十年，遂終於家。一言輕發，橫挑黥夫之辱，晁固不無罪也。

淮陰廟

楚州淮陰夾漕河而邑於澤國，諸聚落尤爲荒涼。開禧北征，余舟過其下，舟人指河東岸弊屋數椽，曰：「是爲楚王信廟。」亟維纜登焉。堂廡傾欹，幾不庇風雨，兩旁皆過客詩句，楹楣戶牖，題染無餘，往往玉石混淆，殊不可讀。左廂有髙堵，不知何人寫楊誠齋二詩其上，字甚大，不能工，亦舛筆畫，余以意揣録之。其一曰：「來時月黑過淮陰，歸路天花舞故城。一劒光寒千古淚，三家市出萬人英。少年跨下安無忤，老父圮邊愕不平。人物若非觀歲暮，淮陰何必減文成。」其二曰：「鴻溝秖道萬夫雄，雲夢何銷武士功。九死不分天下鼎，一生還負室前鐘。古來犬斃愁無蓋，此後禽空悔作弓。兵火荒餘非舊廟，三間破屋兩株松。」音節悲壯，倫似抑揚，徧壁間殆無繼者。本題「文成」爲「宣成」，余按張留侯謚，與霍博陸自不同，後得麻沙印本朝天續集，乃亦作「宣」字，尤可怪也。前篇首尾兩「淮陰」，雖意不同，疑亦傳複。金旣入塞，舊廟當無復存，不

知今血食如何？

金鯽魚

今中都有豢魚者，能變魚以金色，鯽爲上，鯉次之。貴遊多鑿石爲池，寘之簷牖間，以供玩。問其術，祕不肯言，或云以闤市洿渠之小紅蟲飼，凡魚百日皆然。初白如銀，次漸黃，久則金矣，未暇驗其信否也。又別有雪質而黑章，的躒若漆，曰玳瑁魚，文采尤可觀。逆曦之歸蜀，汲湖水浮載，凡三巨艘以從，詭狀瑰麗，不止二種。惟杭人能餌蓄之，亦挾以自隨。余考蘇子美詩曰：「沿橋待金鯽[10] ，竟日獨遲留」，東坡詩亦曰：「我識南屏金鯽魚」，則承於時蓋已有之，特不若今之盛多耳。

張賢良夢[11]

張賢良君悅咸家蜀綿竹，世以積德聞。紹聖初，再試制科，宰相章惇覽其策，以所對不以元祐爲非，大怒，雖得簽書劒西判官以去，而科目自是廢矣。仕既不甚達，益篤意植嫩貽慶，以遺後人。嘗一日晝寢，夢神人自天降，告之曰：「天命爾子名德作宰相。」驚而寤，未幾而魏公生。時魏公之兄已名滉，君悅不欲更所從，乃字魏公曰德遠。出入將相，垂四十年，忠義勳名，爲中興第一，天固有以啓之者歟！

乾坤鑑法

政和初，{{ProperNoun|濮}}有異人曰王老志，以方術幸，賜號洞微先生。蔡絛國史後補已詳其事，不復複紀。所履既奇崛，道幽顯事，益涉於誕，惟掉頭祿豢，時出危言，與靈素等異趣爲可稱。其在京師，每心非時事，亦屢以意風蔡元長，使遷於善而弗聽也。徽祖嘗召之入禁御，顯肅后在坐，老志率然出幅紙於袖曰：「陛下它日與中宮皆有難，臣行死，不及見矣。臣有乾坤鑑法，可以厭禳，然尤當修德，始可回天意。請如臣法鑄鑑，各以五色流蘇垂之，寘於寢殿，臣死後當時坐鑑下。記憶臣語，日儆一日，思所以消變於未形者。」上竦然受其説，左右皆大驚。既有詔尚方庀工，鑑成進御，而老志歸于濮，遂病以死。靖康陟方之禍，二宮每寶持之，且嘆其先識。古今方士多矣，億中不足奇，而能棄已所嗜，納君於正，斯可嘉也。剟而載之，以見聖德之兼容者。

校勘記

↑ 囊封初上九重關：明田豫陽西湖遊覽志餘・卷四引此詩作「一封書上九重關」。

↑ 是日清都虎豹閑：明田豫陽西湖遊覽志餘・卷四引此詩作「此日清流虎豹間」。

↑ 身墮南州瘴海間：明田豫陽西湖遊覽志餘・卷四引此詩「瘴」作「嶺」。

↑ 癡兒不了官中事：宋詩鈔・盧溪集鈔作「癡兒不了公家事」。

↑ 亟承異謀：底本「承」原作「臣」，音近而誤，今據集成本、學津本校改。

↑ 髙明之洞見：四部備要本龍川文集・呂東萊祭文作「高明之獨見」。

↑ 虎帥以聽：底本「以」原作「之」。四部備要本龍川文集・呂東萊祭文作「虎帥以聽」，鐵琴銅劍樓藏元刊本載陳文東批點：「『虎帥』之『之』字，疑作『以』。」今從改。

↑ 皇統十年夏：按金熙宗無皇統十年，金史・熙宗紀、畢秋帆續資治通鑑・卷一百二十八記金主殺翰林學士張鈞及熙宗被弒事，皆繫於皇統九年。

↑ 負東南面西北：底本「負」原作「向」。江蘇書局光緒刻本南宋文範・卷四十二録巽巖記作「負東南」，嘉靖本、四庫本、學津本亦作「負東南」，今據改。

↑ 沿橋待金鯽：底本「沿」原作「松」，「待」原作「扣」。按宋胡元任苕溪漁隱叢話・前集卷三十二：「東坡云：『舊讀子美六和寺詩：「沿橋待金鯽，竟日獨遲留。」』」明郎仁寶七修類稿・卷四十三・金魚、清趙甌北陔餘叢考・卷三十三・金魚條引此詩均作「沿橋待金鯽」。今從改。

↑ 張賢良夢：學津本題下有「張浚父張栻祖」六字。